

源於奧運
李漢源

東京奧運 荊棘滿途

今年1月新冠肺炎肆虐全球，地球上各行各業好像停頓了，而我們體育工作者也不例外。

大量的大型國際體育活動也被迫改期或取消，其中最大型的東京奧運早已聲明延期到明年2021年7月23日舉行，雖然主辦方強調奧運會繼續進行，但距離D-Day只有8個月時間，就目前全球情況而言，實在未許樂觀：歐美疫情仍處於極嚴峻階段；而近日香港亦進入第四波疫情，感染個案不斷上升，每天有幾十人至百多人確診；日本東京每天則仍有幾百宗感染。還看國際新聞，疫苗的消息似有還無，時帶希望時而令人失望，如此情況真的無人能預測8個月後的奧運能以何種方式安全而又盛大地舉行。

不過，近日國際奧委會會長巴赫頻頻為東京奧運會能如期舉行而四處奔走，呼籲各國支持東京奧運會，並於上個月23日通過視訊會議方式列席今年G20峰會並發表演講，呼籲列席各國領導人全力支持2021東京奧運會。我想，各大奧運連，包括我在內，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自從2020年3月份東京奧運宣布延期到2021年7月23日舉行，國際奧委會會長在近日首次到達東京與當地官員商談實際方案。

巴赫首次與日本新任首相菅義偉會晤，雙方圍繞着如何舉辦一屆安全簡單的奧運會進行溝通，包括如何將250個比賽項目分三大類、優

先確保最重要項目，如田徑、游泳、體操等的舉行，減少現場觀眾、減少非必要工作人員及官員人數等。巴赫指：較早前東京剛剛成功舉辦了一場四國體操比賽，並安排部分觀眾入場觀賽，這是東京奧運會延期後舉行的第一個國際性體育賽事，當時選手前往日本之前必須首先進行隔離，於出發前72小時接受檢疫，抵達日本選手村後要再進行一次檢疫，這一個模式可能會沿用於明年東京奧運會，外國運動員選手入境的防疫方式。巴赫再稱：「所以，2021年東京奧運會必能如期舉行！」

而我們身在香港的體育傳媒人，如果奧委會最後的反制防疫措施是包括限制參與奧運報道工作人員數目的話，無可避免一定會影響奧運節目製作質素，在資源和人手均短缺的情況下，製作團隊未必能追討每一個有份參賽的香港運動員，如果要報道香港運動員每一寸的片段，則可能因人手而會有所遺漏；香港運動員比賽後即場直播訪問也會有困難。

雖然目前香港區的奧運轉播版權最後花落誰家於哪一家電視台也仍是未知之數，但站在體育傳媒人的角度，無論哪一間電視台都應該向國際奧委會努力爭取這個製作權利和機會，讓香港觀眾能看到香港運動員於這次「荊棘滿途」的奧運會中盡全力為港爭光的表現，為每一位能夠奪得奧運入場券的香港運動員好好打氣！

翠袖乾坤
連盈慧

獨樂樂與眾樂樂

孟子《梁惠王下篇》中，提到齊王說：「獨樂樂，不若與眾樂樂。」獨樂樂不如眾樂樂便成了兩千多年大家認同的不朽金句了。

一群人開心，自然比一個人開心來得熱鬧，齊齊歡呼/齊齊拍掌，那種令人興奮的氣氛，真不是單獨一個人時可以享受得到。

可是疫情下，就是把酒談心，人數多了，都有一定危險性，更何况是跳舞/唱歌！這類大型集體活動，不問可知最易忘形失控，光說跳舞，兩個人已難免肢體接觸，手碰手便足以傳疫；唱歌難道還會戴上口罩？是必然口沫橫飛了，一群人大大合唱，瘋狂派對情景，還想像不出來！

所以就爆出令人不忍看到的新聞了。本來疫情稍為平靜好幾天，給好一群精力過於充沛卻覺覺性不足故意挑戰新冠疫魔的歡樂人士，一夜狂歌狂舞後，連續多日群組確診數字加到前所未見三個字位。眾樂樂一下子便變成「眾確確」。

回說孟子問喜愛音樂的齊王，一個人獨自鳴鐘擊鼓、吹笙奏笛快樂，還是跟百姓一起同歡快樂，齊王答他還是喜歡眾樂樂。這也可以說是今日那

些歡樂確診群組抱持的原意。孟子說如果百姓生活過得不好，聽到大王鳴鐘擊鼓、吹笙奏笛取樂，眾何樂樂？可見快樂得看環境/講心情，當前新冠肺炎日趨淩厲，無視限聚令之餘，還冒險跳舞/唱歌挑戰疫菌，苦中樂樂何樂可言？

明白有人怕孤獨，性格合群也樂群，不能一天身邊沒朋友，連單獨吃飯都不下了咽，娛樂就更不可能無伴。可是怕孤獨也得要習慣孤獨，人嘛，最初一個人來，親朋知交千萬，最終不也是一個人離去，如不習慣孤獨，怎能承受得起日後「無人送行」那份痛苦！

享受一點「獨樂樂」，便知道「寂寞」不過是虛幻的感覺。何不好好趁在家除下口罩安靜的日子，體會過獨樂樂的情趣，好等新冠病毒消散後，眾樂樂時玩得更開心。



■提防眾樂樂，變成眾確確。 作者供圖

多媒體舞台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不但中斷了全球性交往，也中斷了生產鏈，更導致很多文化活動暫停，以往人山人海的文化場所變得人流稀少，乃至空空蕩蕩。可喜，習慣了疫情之後，政府有序地開放一些城市空間，有心人也就懂得變通，借助新科技，及時走出疫境，展開新文化生活。

其實，利用多媒體技術輔助表達或傳遞信息，當然並非始於疫情，但疫情卻加速了這種趨勢，甚至將一些不可能變成可能。近期看的多個舞台演出或網上演出都有這種感覺。

前文提到由張艾嘉主演的《魅》就是其一，多媒體技術不但把遠在台北的鋼琴演奏「拉」到香港舞台，而且，透過投影，鋼琴家和說書人的表情被放大，人也變得立體，縮短了和觀眾的距離，尤其是一些關鍵字幕獲得特別強調，加深觀者印象。

然而，正所謂針無兩頭利，當科技被過度炫耀或多媒體影像太精彩時，難免變成喧賓奪主。記得聽《天空交響曲》時，由於樂池背後有一個大大的屏幕將贊助商人兼攝影師李秀恒在非洲拍攝的大自然照片以投影方式交替呈現，而照片拍

得太美了——聽說達到《國家地理》雜誌刊登的高水準，令觀者忙着欣賞照片的原野之美和野生動物的英姿，顧不上品味音樂。

同樣，在《說唱張愛玲》中，當我在投入祖師奶奶的文字世界，以及女主角說故事的情緒中時，突然加插了一段流行音樂及舞台特效，雖然予我眼前一亮或為之一振，卻也同時打斷了我沉浸在張愛玲時代的思路和情境。感覺有些不習慣。

當然，從觀劇效果上看，或許是成功和必要的，我身邊的九十後觀眾卻很喜歡，覺得很刺激，認為跟上潮流。畢竟，以逾一個小時的「說唱」節目來說，如果只是由兩三位演員在台上由頭說到尾，不僅極考說書人或講故事者的功力，也考驗觀眾的耐性。而大部分入場觀眾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消閒娛樂、刺激放鬆。

誠然，結合了超越人類藝術家聲色藝的舞台演出迎合了在新科技輔助下成長的新一代口味。只是，當科技滲透進各個領域中，乃至無所不在時，真實的藝術家，有情感、有才思、有理想的人變得渺小了，而人類藝術家以往勇於挑戰高難度動作和精益求精的動力和精神也難免減退。如何平衡和拿捏當中的分寸，同樣考人類的智慧！

方寸不亂
方芳

已經在「倒數」

每年12月是倒數月，聖誕及元旦，大節日串在一起，歡樂停不了，尤其是平安夜和除夕夜的倒數，更是熱鬧的高潮。

其實，不必等節日的到來，我們早已習慣天天在「倒數」。跳舞群組把第四波疫情突然提前，人數之多，範圍之廣，令人措手不及。

朋友生日那一天，全家到了海洋公園，晚上又邀請父母打邊爐慶生，吃過晚飯，又去了看望孫兒。過兩天新聞報道，有確診者到訪過海洋公園，日期正就是他們合府大串連的那一天。會否因此弄出個「海洋公園群組」？相信機會很微，大家打趣說，反正合府一齊隔離，可以開始打幾圈哩！既然無可避免，就開始倒數吧，14天在淡忘中過去了，平安過了一關。

另一乒乓球群組朋友，每周都往公園體育館打球。忽然有一天又看到新聞，該館清潔工確診，最後一天上班，正正是他們打球的那一天。消息在群組炸開，球友像「世界末日」似的。的確，清潔工的清潔範圍包括球室、球枱、洗手間，而他們打球又沒戴口罩，感染機率也是有的，但也不會很高。互相安慰過後，唯一可做的，就是開始忐忑倒數14天。

前文曾提及的跳舞朋友，大家半年沒聚會，她忽然在群組中公告，自己到過爆疫的跳舞場，誠惶誠恐去做了檢測，結果是陰性；在家隔離足足21天後，為免大家有「跳舞歧視」，又第二次向朋友公告。跳舞群組的感染鏈，也不知傳開第幾代了，一些不明源頭個案，都不知與誰有染。

在老人院的長輩病危被送進了醫院，和親友前往探病是需要的，雖做足防疫措施，心中不能不倒數14天。周日選擇長程步行鍛煉，享受秋日陽光，平日相當謹慎的我們，一心買外賣午餐，但餐廳坐得疏落，一念之差竟然坐下了進食，但坐下後又感覺人來人往，懊悔不已。無法子，又要開始倒數了。



百家廊

鍾倩

大多時候，我經歷的疼痛是這樣的：先是不易察覺的關節僵硬，然後絲絲縷縷的痛感如疾風驟雨般襲來，時緩時片，成勢成片，令人猝不及防；很快，疼痛的洪流在身體裏肆虐，毫無徵兆的就抵達了高潮，整個腿部瞬間就像電流通過一般，肌肉瑟縮，發生痙攣，不能自己。稍後，又一股洪流遊竄，就像颶風在體內肆意搜刮，恍若帶走一部分血肉，在黑暗的盡頭逼出一身冷汗，我如墜深淵，如臨大敵，最終動彈不得。

疼痛過後，一個人看世界的態度也會隨之改變。患類風濕二十年，我也疼了二十年。多少次我想到，如果有一天不用吃止痛藥了，也不疼了，那該多好啊！可是，一個人如果徹底沒了痛感，又該是多麼的可怕！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羞於談論疼痛，從未在任何人面前說起自己有多疼，包括父母。疼痛就像長在我肉體上的重要器官，早已「相看兩不厭」，或者說沒了脾氣。直到最近邂逅美國女詩人露易絲·格麗克，冥冥中她是一個懂我很久的知音。傳來她獲得諾獎消息的那個晚上，我正被疼痛折磨得死去活來，坐臥不寧。

疼的因素有很多，節氣會疼，雨雪天會疼，感冒會疼，勞累會疼，經期會疼，潮汐變化也會疼，似乎任何一個理由都冠冕堂皇，又似乎都不成立。因為類風濕所附帶的疼痛，至今世界上沒有有效根除辦法。這種疼痛讓我經常陷入長久思考，關於活着，關於死亡，關於尊嚴，關於愛與恐懼。

露易絲·格麗克的詩歌被人們稱為「疼痛之詩」，比如，「我要告訴你事情：每天/人都在死亡，而這只是個開頭。」比如，「生出來，身體便與死亡定了約/從那個時候起，要做的一切都是欺詐。」就像詩句之間藏着一個扳機，直抵我們的心靈深處，發射出令人心頭震顫的思考，甚至讓人有些眩暈。細讀她的詩歌後我才明白，她一

定是獨自穿越過無數黑暗開門和疼痛之夜的探索者，僅七年厭食症的治療過程就是最好明證。當然，更多的是不留痕跡的靈魂獨唱，她拒絕留下簡歷和照片，只說過「我是一個長翼的着迷的人，我被月光照亮的羽毛/是紙。我幾乎不會在男人和女人中間生活/我只對天使講話。多麼幸運，我的日子」，這一點與卡爾維諾極為相似。我認為，這是源於她足夠自信，她的詩歌是可以當做散文或隨筆來讀的。她寫愛情，「如果你墜入愛情，妹妹說/那就像被閃電擊中/她正滿懷希望地說着/要引來閃電的眷顧」；她寫妹妹去世，「後來我覺得妹妹的身體/是一塊磁鐵。我能感到它吸着/媽媽的心進入大地/這樣它才會生長，給人以尖銳的疼惜；她寫父親臨終，「在臨死的亢奮中/爸爸已經認不出我/像一個不吃不喝的孩子/他對什麼都不在意」；她寫祖父，「雖然偉大的靈魂據說是/一顆星，一隻火炬/但它更像是一顆鑽石/這個世界上在再沒有什麼堅硬的東西/能夠改變它」；她寫身體，「暴力已經改變了我/我的身體已變冷，像清理一空的田地/此刻只有我的心智，謹慎而機警/感覺到它正被檢驗」；她寫大地，「對大地感覺厭倦，這也很自然/若你死了這麼久，你很可能連天堂也會厭倦。」她最擅長的剖析就是靈魂，「我的靈魂一直那麼惶恐，狂暴/原諒它的野蠻吧/彷彿我的手便是靈魂，小心地撫過你」……讀格麗克的詩，特別是後期作品，總會讓人心的眼跟着/發疼發緊，有種電擊般的清醒，然後產生一種被四面八方包圍的溫暖慰藉。

這種力量，或許就是真實，而疼痛，不過是人類活着的最大公約數，是她打開生命之門和靈魂之鎖的金鑰按鈕。也可以說，疼痛是疾病，傷口，破碎，性愛，也是失敗，暴力，無常，恐懼，唯有愛能夠治癒，唯有愛能夠捍衛疼痛重壓之下的最後尊嚴。看不見的疼痛比疼痛更加令人悲憫，比如死亡，這正是格麗克最深遠最直接的精神探索。

肉體有多少種樣態，就會有多少種疼痛，

書聲蘭語
廖書蘭

「共享馬主」—國際賽馬事業

在此疫情第四波大爆發時刻，出街總是膽戰心驚，無論行路坐車買東西，免不了接觸到人，疫情下人際關係是「人怕我，我怕人」，最好留在家裏。

今年的疫情與政情是社會熱門話題，無論紙媒、網媒、線上線下，大家都熱衷發表高論；而我想談談冷門的話題——賽馬。

賽馬文化起源於大約800年前的英國，隨1842年英國人佔領香港而引進，1846年香港舉辦第一次賽馬活動，此後香港賽馬事業，經歷了由英治到日治，再從日治到英治，1997年又從英治回到中國香港手上。

話說，無論是在英國或在香港，成為馬主並得以參與賽馬活動，絕對稱得上是集名望地位於一身的權貴人士，是功成名就的一個至高符號，與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的成功人士一起在馬會交流，展現非一般的社會菁英身份。

賽馬文化是香港文化的經典之一，代表華洋貫通融合，馬場可說是華人與外國人互動的最佳之地。

而「共享馬主」是什麼呢？它的概念起源於國外的賽馬團體，已有多年的歷史，由一群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一起購入一匹馬，一起經歷馬匹成長和參加競賽的寶貴過程。

「共享馬主」查實在日本已風行多年，深入平常百姓家，而在內地

與香港兩地尚算是比較新興和陌生的行業。「康御國際賽馬有限公司」憑着對馬匹的熱愛，對賽馬的興趣，將原來尊貴的馬主身份轉化為普通平民化，讓一般香港市民可以一嚐做馬主的滋味，「以馬會友」以共享共榮的形式，以互利互惠的方法，共同分攤養馬所需的費用，且可共享獎金，又可減低成本風險，達到分散投資的目的。

簡單地說，「共享馬主」有共同目標、團結齊心、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透過共享馬主的經歷，可加深加固朋友間的友誼與情感。「共享馬主」與「共享單車」都是新興行業，有相似之處，也有不一樣之別！相似之處，指的是大家分享，不一樣之別，「共享單車」指的是地點對地點，大家可能互不認識，無法凝聚感情，而「共享馬主」則恰恰相反，同樣的一匹馬，同樣的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經常聚在一起，同樣的話題，為同樣的目標而努力爭取做贏家。

無論「共享馬主」、「共享單車」甚或其他的共享，我認為這是一個新趨勢，隨着手機互聯網的發達，世界距離幾近無遠弗屆，我們共享的東西將會愈來愈多了，如何做好共享？如何避免因人性的自私自利所帶來的弊端？是未來一個重要的課題。在此寄語「共享馬主」的事業能在香港生根，發揚光大，為香港繼續繁榮作出貢獻。



■康御國際賽馬有限公司提供了「共享馬主」的概念，值得我們一嚐馬主滋味。 作者供圖

感受露易絲·格麗克的疼痛之詩

本質上都是生存的困境——死亡。我由此頓悟，一個人出生的瞬間就開始了死亡，似乎，肉體的疼痛多一些，靈魂的煎熬就會少一些，這是內在的補償機制。我目睹過不同的疼痛瞬間：十六歲第一次住院時，我去保健樓看老校長，在電梯口遇見從裏面推出來蓋着白布的逝者，家屬的無聲哭泣讓我至今無法忘懷；幾年前深夜在醫院急診室輸液，昏暗的走廊盡頭，有位男子闌尾炎發作弓着腰沿着牆根挪動腳步，雙手緊緊掐着腹部，走走停停的影子搖曳出扭曲的表情；母親勞累過度導致腰椎間盤突出，發病時疼得大汗淋漓，甚至喊出聲來，好多次夜裏醒來看到她坐在床邊抹淚，寢食難安。

還有一個叫傑傑的十歲男孩，我的病友，每次想到他我都久久不能平靜。他的雙手腫起來就像豬蹄，且每天早晚經常高燒，他從來沒碰過疼，扎針時也不懼怕，但從來不讓人摸他的手，總是背在身後，這是少年保護自己的獨特方式。

疼痛的樣子不盡相同，但都是對死亡的一次預演，在不安中觸摸到生命的另一種真實。所以，格麗克寫道，「要說我沒有畏懼/這不真實/我害怕疾病，羞辱/和任何人一樣，我有我的夢/但我已學會了隱藏它們/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就是愛，就是萬變不離其宗的人性根源：活出尊嚴。

疼痛的反義詞不是忍耐，而是愛。露易絲·格麗克讓我重新找回直面疼痛、直面生死的勇氣。她對生死的探索固然引人哲思，但她對生活的摯愛同樣使人流連，周二買魚吃，秋天去趕集，類似的書寫着實叫人心生歡喜。我最心儀的是這首詩，「每次遛狗，我都能記住一些畫面/生長在路邊的馬薄荷/早春，狗追趕小灰鼠……我穿過黑暗，好像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事/好像我已是在黑暗的一分子/平靜地，安寧地，天就破曉了/趕集日，我帶着生菜，去集市。」

這樣的煙火生活，依然是她穿越疼痛後的輕盈、愉悅，以及美，這種美帶有人類普遍意義，更加引人心靈共鳴。

人的區別只在毫釐之間

芙蓉回歸土地的懷抱。去搬花盆的時候才發現花盆太重，以我一個「文人」小女子的力量根本不足以把近200斤的花盆搬上有着七八級台階的入戶花園，再經過長長的客廳搬到後花園。

此時新買沙發也送到了，送沙發並循例安裝的快遞員小夥子看去年輕力壯，本某心裏便暗暗地打起了「壞主意」，一邊看他安裝沙發，一邊在心裏 calculating 如何請他幫忙。用時下流行的話來說，本某「想多了」，才一開口請那位小夥子幫忙抬一下花盆，他便禮貌地拒絕：「對不起，我還有好多貨要送呢」。於是本某便只好保持「尷尬而不失禮貌」的微笑與他告別，生生地把那句「可以再付您一點搬運費」嚥了回去。

送沙發的小夥子剛走，和沙發幾乎是同一時間買的櫃子也送到了。送櫃子的小夥子手腳很麻利，本來沒有承擔開箱業務的他爽快地幫我把包裝打開，把櫃子安置好，正準備離開，我終於又鼓起勇氣問他能不能幫我把那盆非洲芙蓉搬到後花園，他沒有半點猶豫地答應了。動起手來，才知道那花盆比我想象中的更難搬。

小夥子想盡了辦法，才幫我把花盆搬進去，看他接到下一單的催單電話，我便不好意思起來，謝了他，又拿出一些零錢來想付他搬運費感謝他的幫忙，然而他卻「尷尬而不失禮貌」地拒絕了我的「好意」，非常禮貌地告辭了。

因為花園裏的泥土太薄，後來我又通過鄰居聯繫了一位賣土的年輕老闆買下了兩車肥沃的稻田土鋪到原本的黃泥土上。運土到家亦是只能從大門進到後花園，那位年輕老闆請的搬運工人一路自說自話，因為搬運辛苦而不顧客戶的感受，自顧自地邊搬土邊罵罵咧咧，而那位年輕的老闆除了搬土，又把屋子裏掉落的土渣打掃乾淨，又很細心地在事後把屋前堆放過泥土的地板沖洗乾淨。一對比，二者高下立見。

本某認為自己並不是一個對金錢和地位十分計較的人，然而卻因此想起很久以前看過的一個小故事：一個順應自己內心去做事，在做事的時候完全沒有想到相應的回報，沒有太計較後果的年輕人，最終成為世界首富……如此看來，性格和心態會決定一個人的命運，而付出和收穫其實永遠是成正比的。